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操持这片芳草地

CAOCHIZHEPIANFANGCAODI

含泪播种的人
一定能含笑收获

快乐要有悲伤作陪，雨过应该就有天晴。
如果雨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还是忧伤，
请让我们从容面对这离别之后的离别。
微笑地去寻找一个不可能出现的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操持这片芳草地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追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的洗礼,或历曲折的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进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朋友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学术的故土	1
荷藕亦彷徨	6
时空的共享	12
世纪之交的远航	16
玉树瞄风	24
深化香港文学研究	29
在可望又可及的地平线上	31
我的心在高原	36
失 语	44
哦,弟子	48
当“潇洒”成为一种时尚	53
说“不干杯运动”	56
操持这片芳草地	58
精神的归属	63
面对生存处境的精神力量	68
漫说学术雅量	70
谈“学派”	73
关于文学评论	76
严厉的爱	78

读书三层次	81
用清爽的知性筛选阅读行为	83
清音独远	85
救救“兰亭”	92
从“吃世界”说起	96
难“后喻”文化	100
话说“缩文化”	105
“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以及重建文化空同的必要与可能 ..	107
城镇的“门脸意识”	110
“明星”发凡学	112
青草还得长在对岸	116
迷目而幸福的星辰	120
大海意识的谋求	128
填海者说	132
寻找共同的家园	137
遥望齐州九点烟	146
在“东方”与“现代”的结合部上寻找	153
真诚与良知的极地	156
乐思之辩三	160
创作定势与弹性原理	167
细节不细	171
审美触角的调度	177
散文三题	182

学术的故土

——为北大百年华诞而作

没有“风风火火闯九州”，也没有“双手浇开玫瑰花”，伴随起起落落的人生和冬去春来的日子，是那如缕的缝绻。40年的纸上烟云一如履齿留痕苍苔。我要说，智慧与汗水培壅的意蕊，来自把我姬煦成人的校园。

40年前，当我接到洋溢着诗一般语言的“入学通知书”告别扬子江边的小屋，当我坐了57个小时的火车住进燕园的29斋，当我在母亲为我洗净的白布衫上佩上北大校徽，我顿悟到那种被命运选择的庄重感。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杨晦先生在他的寓所会见了我们几位新生代表。看似瘦弱却很精神，平时沉默寡言而见了我们喜形于色。他首先问我们衣食住行是否安排妥当，有什么难处尽管提出来，马上给我们一种到家的感觉。晦老开门见山就说：优越感和才子气也是一种迷信，进了北大就要破除。国家需要杰出的人才，你们不可有“为官为相身荣贵”的指望，要和名与利的追求相断绝。北大只给你们一种气氛，一种环境，关键看你们如何努力了。

话语不多，却令我们这些年少学子久久难眠，议论着“气氛”和“环境”。仅仅是未名湖的波光塔影？仅仅是花荫曲径、荷

塘垂柳、镜春朗润、成府小街抑或守护校门的白玉醒狮?是,更不完全是。

我们随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消融于燕园。难以忘怀的是,总以急匆匆的“抢占”图书馆座位的脚步代替了休闲和假日,总以皱起眉宇思考着经典的或前卫的话题并急不可待地和同窗争论着,总以越来越短的文字应付家书而以越来越长的篇幅写下难能在别处读到的典籍的摘要和笔记,总以极大的兴趣选择大膳厅前广告牌上的讲座招贴而当虔诚的听众,总以鄙夷的目光去看待那些“墙上芦苇”或“山间竹笋”……自然,我们也在冬日的未名湖上以冰刀滑下美丽的弧线,我所加盟的由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学友组成的系足球队也在全校比赛中争光。充实与洒脱、紧张与活泼、耿介与慧敏、个性张扬与群治发展、独立精神与集体意识等等的复合,以丰富的精神气质,春雨如酥润物无声地沾溉干我们。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此一在燕园才知晓的古训,为前辈导师们的精魂与血液再度点燃,那光亮昭示着学人的塑形。季镇淮先生用一堂课的时间旁征博引解析《诗经》的一个古字,朱德熙先生的修辞学真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吴组湘先生以自画像为例海阔天空道尽创作的奥秘,王瑶先生接受“批判”时的镇定自若又顽守他经年精研所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一切不仅教诲着青春年少们治学的艰难,更让我们思索该有怎样的人格操守。读先生们的著述犹如在读北大——在这块学术圣地上,那精深的学问,那自由的思想,那开拓的气魄,是足以超越时空的精神现象。

有论者新近著文,将北大学派归为“酒神精神”而将清华学派归为“日神精神”。文章又指出:体现酒神精神的北大学派注重疑古、经世致用和反个体化原则,北大学风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富有浪漫气息,但容易走向一元论和独断论。

我实在难以苟同如此简单化地划分“20世纪中国的学术类型”,其客观性、科学性值得怀疑。遥想当年,陈独秀曾说过,蔡元培顶可令人佩服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作为著名的现代教育家,其倡导的“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自由发展”的主张,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大获得了绝非“一元论和独断论”,而是学术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20年代,时为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究其原因则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沧桑巨变,但何谓代代相传的“北大学风”?这便是。燕国并非仅有浪漫气息。“不觅封侯但觅诗”,即使在焦灼的季节,也要将“道统”与“学统”结合起来,将身世苦难和文化苦难聚于一身,在这片学术的故土上活出圣洁,传播文明的火种,并成为成千上万北大人于苦恋、煎熬与追求中拥有的无形的财富。

这种无形的力量曾经维系过我们刚刚睁开朦胧的心眼。我和另一位爱诗的同窗,因不满于郭沫若《百花齐放》诗集里诸多的牵强附会、图解说教、诗味如同嚼蜡,斗胆地写了批评性长文,投寄给当时权威的《文艺报》。尽管遭到退稿的命运,但此一赋得永久的不悔,至今成为曼妙的校园记忆。我们的班集体还曾为一部有名的前苏联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一派视为“写人性、人的命运的杰作”,一派则认作“暴露战争苦难的修正主义毒草”,双方都言之笃笃、持之有故,但谁也不给对方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装袋子(即进档案),吵完了一起去打球,打完球回到下铺叠上铺的宿舍继续摆龙门阵。这一切增进着沈潜的思索、知识的切磋和友谊的真醇,很少有人说因之而虚度了时光。

正是在这块圣地,在这片故土,无论是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或是拉康式的“我思我不在”,知识的累积和心灵的倾诉伴随着我们一步步走上精神高地。外界时有雷电和风雨,这里也就有勇锐的抗争、慷慨的承担和热切的慕企;灵台时有焦虑和无奈,也因之而有忧乐的分享、倾心的交谈和深长的沉思。无一例外地在校园与当下的生命、灵魂、精神相遭逢,却同时在甘愿跋涉泥泞的长途时、在生存追问与学术憧憬中,寄予了应有的期待和超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告别青春也告别了单纯。日复一日,从未名湖伸向四处的曲折小路上,总是行进着素装履健的学人们。与我默默交臂而过的,有时是王力、朱光潜、游国恩、季羨林等等学术巨人,更多的是奔涌着未来学者血液的同辈。师长们说,每年夏季是他们最难忘也最幸福的日子,所

有的名教授都会赶来同应届毕业的学生合影,送大家走向四面八方。或许许多人要背上重负,但都为他们走向十字架上的真而深深的祝福。为了有朝一日再回燕国约会重逢,我们相互信誓:切莫沉沦迷误,在过去和未来的双重断裂之上,出现不该有的孤悬。

如今,燕园的生涯已随着无可追回的流年而远逝。念及于兹,我仍想重复的是对《北大人》编辑部的答问:“北大的青春气息激励我奋发进取;北大的兼容精神养育我律己时有容乃大、无欲至刚;北大的求是学风催促我戒拒自满,探索不已,向全人类的智慧开放。”一切过去的都是消逝的环节,一切生长的都是青草和小叶。倘若这一切最终能皈依、能被接纳于这片学术的故土,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就没有什么遗憾。

戊寅五四前夕记于北京 (载《北京文学》1998年第5期)

荷戟亦彷徨

——百年中国文学随想

在世纪之交时分讨论“百年中国文学”这一庄重的命题，悲壮感与苍凉感交集于心。我们承袭了民族苦难与忧患的遗产，又以不屈的坚持寻求文学之生存与发展，这在 20 世纪世界文坛是罕见的。但我们不必依赖于斯和炫耀于斯，能否进一步扩大一下视野，犀利一番思想，增添一分反省？

对于包括“两岸三边”（大陆，港澳，台湾）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多年来我主张实行三个“打通”：

其一，“晚清”和“现代”、“当代”打通。谈到近世文学，人们往往只讲始于“五四”。其实，新文学并非只从 1919 年 5 月 4 日那一天算起（如《新小说》创刊于 1902 年，《新小说丛》1908 年在香港创刊，《新青年》创刊于 1915 年，等等），它总有一个运行的过程需要稽考。政治的兴衰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的兴衰。晚清的屈辱和危机恰恰刺激了文化和文学的创造主体，从“小说救国”到“诗界革命”到“严（复）林（纾）译介”，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众声喧哗、多音复义、驳杂演示的文化走向，其内容之开放和形式之创新是前所未有的。“五四”对晚清的文学喧哗是一种整肃和调适，以启蒙和救亡为基调而“大说”“大写”中国，启动了

更富有使命感的文学航轮。过去还将始于“五四”的“现代文学”和始于1949年的“当代文学”截然分开,也不尽科学。最表面的层次是许多“跨代”作家作品难以切割和孤立,更深的层面是从道统到文脉无法分离,这在港澳台地区同样如此。因此,“百年中国文学”这一世纪性“打通”的概念,足以振奋几代文化人的学术心灵。

其二,“此岸”与“彼岸”打通。港澳台曾先后失养于祖国,受治于异族。“此岸”与“彼岸”的隔膜与阻绝,最受创的是文化、文学和学术。但又同宗同祖,根系相连,承受着共同忧患和世纪重负。我们再也不能破碎和割裂地去研习文学,否则难以展现“文学中国”的世纪景观。惟有“打通”,方可凝聚时空和才情,也能在和合中看清内里的特异和丰富。

其三,“汉族”与“各兄弟民族”打通。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已出版了一、二百部,有几部仅仅附加一点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容。这就显出其不完整。这百年奋斗、百年激情、百年记忆所化作的笔底波澜,该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学家共同创造和拥有的财富。你可以分族分册去研究,但既如合而为一成“史”,就得兼及“一”与“多”。再说,各民族之间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互补共荣,亦是不争的史实。

回望百年,中国文学的进步得益于创造了新的符号体系和虚拟体系。白话取代文言的语言革命,虚拟存在真实性的诗学革命,在历史行进和文学生长的不同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增加着人与现实的交互性,人在文学此一虚拟情境下的感悟与实在环境中的感受的互渗性,并曲折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

式、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然而新的文学并没有使人脱离物质世界,如同原子难以实行向比特的转化,百年文学所告诫和昭示于中国读者的,依然是注视脚下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风云。人们在精神领域需要的空气、阳光和水,无法完全在虚拟条件下兑现。

20 世纪的中国人海辽阔,世路多歧。以世态炎凉为伴、人间哀乐为怀的文学,那纸上烟云犹如履齿印苍苔,那字字行行莫不是化血为墨的生命留痕。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寻找过程。在纵向与横向相交叉的世纪坐标上,新文学因专制而呼吁民主,因愚昧而张扬科学,因昏睡而力主启蒙,因沦陷而奋起救亡,因忧忿而期待黎明,因停顿而薪求改革,因封闭而走向开放,因艺术而追寻思想与技巧并进,因法则而弹拨自由与典律变奏……纵然悲凉之雾遣被华林,我们也有揩干血迹站起来的呐喊;即使无物之阵迷目难辨,我们也有无欲则刚般顽强的投入。历尽沧桑与艺术的“火浴”的中国文学家,以前仆后继的寻找,答谢着这个动荡的世纪。

这种呐喊、投入与寻找始终充满着两难。仅仅从文学的内涵惟有“历史、国家、社会”的视点去观察,未必能说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问题。“历史、国家、社会”并非文学之累,且是文学所依存的基本土壤与氛围,是无法也不能摆脱的既存论域和行为领域。然而,一个世纪的文学经验同时证明,文学艺术对现存现实的诉求以及对自由解放前景的呼唤,其前卫和激进的性质,又恰恰需要在本体性的审美维度上超越其社会决定性,超越那种曾经被视为神圣的强调阶级属性决定内容、内容又决

定文本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应当说,文学艺术无可怀疑地具有政治潜能和社会潜能,但艺术的此种潜能恰恰在于艺术本身,在于其审美之维——作为文学艺术,正是基于此而呈现着它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

由“文以载道”或“文不载道”或“文中渗道”的轮番驾驭与争论所带来的两难,使重重矛盾和尴尬延续百年。我们至今还在思忖着: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精神危机?为什么百年文学总有悲凉情调?文学的内容与审美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是否需要重读“主流”,发现“边缘”?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可能性为何被扼杀而错过了机遇?新文学是不是在一种“亏欠的文化话语”上发展?从古典到现代怎样进行创造性转化?“西方话语”被我们“拿来”以后该放到怎样的中国语境和课题中运用?为什么背负着精神十字架而又往往因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使文学失语、失重?为什么“诺贝尔情结”总像幽灵般游荡于中国作家之间?我们被逼作过种种无奈的选择。经过了几近一个世纪,中国在走向稳定与发展的过程中,将为文学回到追求自身,提供哪些新的可能?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足以构成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以精神的深广和想象的超迈,而拥有如此四个维度:一是意识到民族命运的历史维度;二是叩问生存状态的自然维度;三是拷打灵魂状态的本真维度;四是与神性相遇的超验维度。大手笔都不是单维文学,而是多维内涵和审美流韵融为血肉的艺术整体。可惜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堪称作品铺天盖地,而精品则寥若晨星。

风风火火闯荡文坛却又坎坎坷坷远望圣殿,使中国的新文学充满寻求的色彩和过渡的特征。“过渡文学”自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形态更加凸显:地域切割和文心学统割断(前者如“两岸”概念的出现,后者如“文革”制造“空白”);政治与文学的分分合合;代沟现象的弥漫;背景不同的同质性体制型团体(如文联、作协)时有变换的权力运作;文学“山头”和派系的拉拔;连绵的运动和迭起的口号;良知萎缩,传统式微,价值混乱,酿成浮躁与喧嚣……这一切都影响着作家的创造心理。身临其境之我们,须知耻,须自剖,须反思,力求在理论层次超越自我;在创作实践上,认认真真地以和尚面壁的姿态和精神,既“入世”又“出世”地去实现审美之维所需求的那种与人类生存命题相关的情思追求,从直接的“现实性”走向普遍的“历史感”。

一切已经达到的业绩,都是正在消逝的环节,它应被反思所扬弃,不必苦苦守住。守住“完美”和“圆满”意味着文学的停滞,会和本质的本质相疏远。回眸百年,我和许多同道依然有鲁迅当年“荷戟独彷徨”的心境。文学的归宿是在路上、在苦旅中,而不是在高谈阔论的沙发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没有什么可迷惘的。这正是中国文学家的类生活。我们至今的关键词仍是寻找——寻找以审美维度对历史和现实的回应力,寻找顺应时代潮流的临界点与文化切入,寻找文学想象的新空间,寻找处理艺术虚构和达臻极致的突进力,寻找和“大师”对话的可行性。无论如何,需要我们在诗学和美学观念上继续解放思想。多有彷徨,更有焦灼与寻觅,有更坚实脚印,前面,是21世纪新的地平线。